

# 米邱林生物學中的辯證法

院究研學科會社屬直(布)黨共聯  
座講論物唯史歷與論物唯證辯

譯敏 毅 著申洛特·М·Д



虛書城作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講座

# 米邱林生物學中的辯證法

作  
家  
書  
屋  
刊  
行

## 前 言

科學與哲學之不可分離的聯系，是因為人類社會的運動和發展，是經過矛盾、經過對立物的鬥爭，由量變而過渡到質變，而矛盾與對立物之存在於每一自然現象的內部，在自然界也同樣沒有例外。所以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方法的唯物辯證法，同樣也是研究自然科學的唯一的科學方法。

但是，現代資產階級的科學觀點依然保持着傳統的形而上學的觀點，根本否認由量變過渡到質變為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運動與發展之共同基本規律。這是難怪的，因為作為守衛資產階級思想營壘的資產階級科學家，尤其是美國資產階級科學家，如果承認這一真理，則無異宣佈自己所依附的資產階級，必然在階級鬥爭中註定滅亡，此所以假達爾文主義者——魏斯曼·莫爾根主義者認生物的起源為不可知，而與宗教的「神的創造」相合流，而復以染色體的煩瑣術語和公式，建立假遺傳學的理论，捏造根據神秘的遺傳因子，人類的智慧能力各有不同，這即是說，根據遺傳的本質，人類是應該分成為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兩類的。

多麼惡毒的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啊！

對於資產階級思想、尤其資產階級科學思想的奴顏婢膝，今天在中國的科學界恐怕正是一個極爲嚴重的問題罷。蘇聯曾經爲、而現在還繼續爲肅清這一腐朽的落後的過去殘餘影響而鬥爭，而對於我們，則因過去百餘年來隨伴着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而俱來的文化侵略，曾經廣泛侵蝕於我們的生活以至思想意識之中，所以如何展開肅清和根絕帝國主義的文化藝術思想、尤其科學思想的巨大戰鬥場面，正是一椿對於中國新社會的發展的生死攸關的大事情。任何一個自然科學部門的自然科學者，如果不能直接和立刻從庸俗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提昇到辯證的科學的唯物論，必然會深陷於反動的科學觀念裏而不能自拔。

「米邱林生物學中的辯證法」就是這樣一本重要的著作，一面揭發了資產階級科學的虛偽性及反動性，同時更重要的，是辯證地鞏固了真正屬於人民的米邱林生物學，以及真正的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而根據於兩種發展觀的對立，則又深刻地闡明了兩個社會階級的哲學科學體系的不可調和性。

所以，本書不僅對於中國自然科學者是一本重要的著作，而對於哲學研究者也是一本重要的科學的哲學方法論。

# 目次

## 前言

### 第一章 列寧論發展的兩種觀念與生物學中兩種觀念的鬥爭

一 辯證唯物論——米邱林生物學的哲學基礎

二 狄斯曼·莫爾根主義是資產階級的形而上學與唯心論的生物學觀

### 第二章 認生命發展為規律過程的米邱林生物學說

一 有機物同環境的統一

二 生物界的聯系與相互依屬性

三 有機物——部分與整體的辯證的統一

四 內部對立物的鬥爭為生物發展的動力

五 「科學——偶然性的敵人」

### 第三章 米邱林生物學論發展為新質的出現

一 米邱林——李森科學論發展為由量變過渡到根本的、質的變化的過程

二 歷史與個體（物種的發育與個體的發育）的統一與相互影響乃是有機物與物種

發展的規律……………一五九

三 生物發展的階段性，乃是由量變過渡到根本的、質的變化的過程……………一七四

結論……………一八九

## 第一章 列寧論發展的兩種觀念與生物學中兩種觀念的鬥爭

### 一 辯證唯物論——米邱林生物學的哲學基礎

形而上學在世界觀方面的絕對統治，從十八世紀起已宣告終止。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的偉大發明，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哲學與社會科學上所造成的巨大變革，已經造成一種形勢：科學除依附辯證法外，即無法再向前發展。

從達爾文創造物種發展的理論的時候起，公然露骨地維護林韋（Linne）關於物種創造說的觀念或居維葉（Cuvier）突然變異的臆測，已成爲不可能之事。公然宣傳着生物與物種不變的生物學理論，或許僅只對於那些公開的宗教朦朧思想的擁護者，才會有成效。這種理論現在依然在宣傳着。在英國，現在還存在着反達爾文進化論聯盟的組織，在美國，在許多州內，禁止學校中教授達爾文主義。然而，露骨的反動思想，公然的否認發展，現在已經不會有好結果。反動的資產階級需要用一種比較精密、掩蔽的方式，來同辯證唯物論的發展理論作鬥爭。

因此，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僞造了各種各樣的反科學的「發展說」，這些「發展說」乃是資

產階級對辯證唯物論發展學說的反動。一方面，創立了新活力論，心理派拉馬克主義，以及其他敵對達爾文唯物論理論的公然唯心論的生物學派別。另一方面，以「新達爾文主義」的旗幟為掩飾，在進一步發展達爾文學說的外貌之下，創立了這種反動的、反科學的流派，如魏斯曼·莫爾根主義。

勞動者的偉大導師與領袖，天才的列寧，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曾經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發展、進化的觀念，差不多整個的滲入在社會意識之中了……」（註）但列寧在指出這一事實時，同時還指明：存在着兩種發展觀，辯證唯物論的發展觀和形而上學的發展觀。

關於這兩種觀念的對立，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曾經這樣的寫過：「兩個基本的（或者是兩個可能的？或者是兩個在歷史上所出現的？）發展（進化）觀，其實質：作為增減、作為反復的發展與作為對立之統一的發展（統一分裂為相互排斥的對立與其彼此間的相互關係）。在第一種運動觀之下，運動自身、它的動力、它的根源、它的動機，依然是晦澀不明（或者把這種根源放到外部去，如神、主觀等）。在第二種發展觀之下，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認識運動「自身」的根源上。第一種觀念是死板的、貧乏的、乾燥無味的。第二種觀念是生動的。只有第二種觀念才給予認識萬物「自身運動」的鑰匙；只有它，才給予認識「突變」、「漸變性間斷」、「向對立物

（註）「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三八頁。

的轉變」、舊的消滅與新的誕生的鑰匙。」(註一)

列寧所敘述的這兩種發展觀的對立，反映了兩個鬥爭的社會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不可調和性。因此，這兩種觀念不僅是同時併存着，而且彼此間在進行着經常的鬥爭。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經屢次論及發展的問題，而且他一面揭穿形而上學理論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本質，同時研究了辯證的發展觀的各方面。

「在二十世紀（與在十九世紀末葉），「一切都同意」「發展的原理」，——列寧這樣的指出。——可是，這種皮面的、未加深思的、偶然的、鄙俗的同意，乃是用它來湮埋真理和使真理庸俗化的一種同意。——如果說，一切都是發展的，那末這就是說，一切都是由某一種過渡到另一種的，因為發展顯然不是單純的、普遍的與永久的生長、增加（個別的減少）等。——既然如此，則首先應該更正確地認識進化乃是作為萬物的生成與消滅，乃是相互轉移的。」(註二)

由此看來，資產階級哲學家對發展觀念的「同意」，不是別的，祇是企圖湮埋和曲解唯物論的發展學說而已。在他們的「發展」的外貌底下，隱藏着形而上學；資產階級的哲學家既不敢公然否認真正科學的發展觀，却總想把真理加以庸俗化。

(註一) 列寧：「哲學筆記」一九四七年版，第三七—三二八頁。

(註二) 全前書，第二三九頁。

偉大的列寧的伴友和列寧事業的繼承者，斯大林，在其一九〇六—一九〇七年所寫的經典著作「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中，曾經指出：發展是經由量變，轉變到根本的、質的變化的方法來完成的，而且是具有兩種形式，——進化的與革命的。斯大林同志在這本書裏發揮了和奠立了最主要的辯證法則，即一切發展都是對立物的鬥爭。斯大林同志在「辯證的與歷史的唯物論」一書中，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的基本要點，由這些要點說明了辯證的發展理論同一切形而上學理論的根本差異。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理論是這樣來認識發展的：一、作為嚴格的規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與偏差，來鋪設自己的道路；二、作為新現象出現與舊現象死滅，作為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複雜的過渡，作為上升、前進、進步的過程；三、作為不僅包含量變而且包含根本的、質的變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進化的運動方式將會由革命的、突變的方式來更替的；四、作為新和舊、垂死和新興之間的鬥爭，而且把這種鬥爭視為一切發展的動力。

相反的，一切形而上學的理論，不管它怎樣假裝口頭上承認發展，却只能庸俗的、平凡的認識發展，把發展認為純粹進化的、量的變化，而沒有漸變的間斷，沒有質的跳躍，認為只有固步自封的「發展」，而沒有鬥爭，認為發展只是建築在偶然性基礎上的過程。

這兩種發展觀的鬥爭，反映了階級的鬥爭，這種鬥爭不僅在哲學上進行着，而且在一切科

學，尤其在生物學上進行着。

只有在有機物的生命被認識為自然歷史過程的時候，生物學才站到了科學基礎之上。達爾文是創立生物學科學基礎的第一人，他保持了唯物論的觀點，並且認為生物界乃是永續發展與變化的過程。

列寧在說明逐漸揭發自然與社會的普遍、客觀法則（運動法則）的過程時，寫道：「普遍的運動與變化的觀念（一八一三年，邏輯），在它應用於生命與社會以前，就已經推測出來了。宣佈它適用於社會（一八四七），比證明它適用於人類（一八五九）還早些。」（註）列寧所舉出的年代是表示着：一八一三年是黑格爾的「邏輯學」出世的年代，在「邏輯學」裏黑格爾僅只推斷出了辯證法，但還不能夠明瞭和正確運用辯證法；一八四七年是「共產黨宣言」問世的年代，在這裏，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們所研究出來的辯證方法，應用到了社會發展之中；一八五九年是達爾文「物種原始」一書問世的年代，在這本書裏，達爾文把發展觀應用到對生今的認識，在大量實際材料幫助之下，證明了生物的發展。

但是，如果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創造了科學的發展學說——辯證的唯物論，自覺地運用它來解釋社會現象，並且提供了偉大的社會學理論——歷史的唯物論，成為社會發展規律之唯一科學

（註）列寧：「哲學筆記」，第一一六頁。

的、辯證唯物論的反映，那末，達爾文的應用發展觀於生物界，則只是自發的，受了他所觀察到的實際材料的影響。達爾文沒有把握到辯證的方法，所以他不能創立澈底科學的、辯證唯物論的生物發展學說。他僅只正確地陳述了生物發展過程的要點，但不能提高到自覺的、辯證法的認識的水準。

達爾文時代的生物學的特徵，就是當時這門科學還只是形態學的、而不是生理學的科學。達爾文認為生物的進化乃是形態的進化，而不是生理學上的進化。單憑這一點，就不能要求達爾文學說對生物遺傳性與變異性的原因作深刻的解釋。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達爾文的發展理論評價很高，並且認為它是辯證唯物論的天然的科學基礎，雖然當時也曾指出了它的缺點。在一八六〇年，亦即達爾文「物種原始」一書剛剛出世的時候，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的寫：『……在最近四個禮拜，我讀了些各種各樣的書，其中有一本書是達爾文的天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是用英文寫的，雖然解釋很粗糙，但這本書對於我們的觀點却提出了自然的歷史的根據。』（註）

一八六一年，馬克思把自己的印象告訴拉塞爾說：『達爾文的著作具有很巨大的意義，它對我很有用，可以作為歷史的階級鬥爭的自然科學基礎。……雖然它有些缺點，而在這裏，不僅初

（註）「馬克思與恩格斯文集」，第二十二卷，第五五一頁。

次給予自然科學中的「目的論」以致命打擊，而且用經驗的方法說明了它的合理的見解。」（註一）

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地指出了達爾文主義的巨大意義：「……應該加以指出的是，達爾文，他給予形而上學的自然觀點以沉重打擊，他證明，現在的一切有機界，植物和動物，乃至於人，都是經歷了數百萬年的發展過程的產物。」（註二）

『在達爾文的學說中，——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十一月十二—十七日寫給拉夫洛弗的信中寫道，——我同意發展的理論，不過達爾文的證明方法（生存競爭，天然淘汰），我認爲却只是對剛剛發現的事實之初步的、暫時的、未完滿的說明。』（註三）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重新又提到這個問題，並且指出：從拉馬克時候起，比較解剖學、古生物學、胚胎學以及其他各種科學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奠定了發展理論的基礎。恩格斯同時指明：這種理論，僅以概括的形式提出了發展的真實狀況。

『但是，發展理論自身，——恩格斯寫道，——還很幼稚，因此，毫無疑義的，今後的修研究，應該對於現在關於物種發展過程的觀念，連嚴正的達爾文學說也包括在內，加以大的修

（註一）「馬克思與恩格斯文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七七頁，其中旁點是引者加的。

（註二）恩格斯：「反杜林論」，一九四八年版，第二三頁。

（註三）「馬克思與恩格斯通信集」，一九四七年版，第三〇五頁。

正。』(註一)

斯大林同志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書中，也曾經對達爾文學說予以合理的評價，並且指出它的嚴重的缺點，就在於否認發展的跳躍形式，將發展過程視同單純的進化主義。『……達爾文主義，——斯大林寫道，——不僅駁斥居維葉的突然變異說，而且排斥了包含着革命的辯證法的發展觀，用辯證法的觀點看來，進化與革命、量變與質變，——這是同一運動中的兩個必要形式。』(註二)

達爾文學說在他的主要論據方面，正確地描繪出有機界的發展過程，但包含着極大的錯誤，特別在理論的概括方面，而且尚有很多論據猶未得到證明。

在達爾文之後，唯物論的生物學家堅持着並且創造性地發展了達爾文主義，使它脫離了形而上學的錯誤。站在先進唯物論生物學家最前排的，是俄國的、蘇聯的學者。

聲勢浩大的一羣俄國唯物論生物學家，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已形成了對抗生物學中形而上學與唯心論的主要力量。先進的俄國生物學，其卓異的代表人是季米良捷夫、謝維爾曹夫、考瓦列夫斯基、謝琴諾夫、米契尼考夫、巴甫洛夫、巴赫、維廉姆斯、米邱林、李森科，在同唯心論與

(註一)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七〇—七二頁，旁點是引者加的。

(註二) 「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三〇九頁。

形而上學的鬥爭中，堅持了並且更遠遠地向前推進了唯物論的生物學與發展的學說。

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國家，生出這樣多優秀的唯物論生物學家，並且在生物科學中有這樣巨大的發明，如俄國所貢獻者。恰恰相反，像英、美、德等國，在過去五〇—七〇年間，却成了各種性質的實證論的、新活力論的、魏斯曼·莫爾根主義的以及其他反動的、反科學的、唯心論思想的大本營。

先進的俄國生物學家們，繼承了羅曼諾索夫的唯物論路線，受了偉大思想家、革命家如吉爾辛、奧加萊夫、柏林斯基、車爾內舍夫斯基、道布洛留波夫、皮沙列夫的革命民主主義與唯物論思想的薰染，貫徹着熱烈的愛國主義，——他們高高地舉起了自然科學方面的唯物論旗幟。

吉爾辛、車爾內舍夫斯基、皮沙列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奠定了地球上生命發展的唯物論學說的基礎。皮沙列夫曾經寫過關於達爾文主義的專門巨著，發揮了物種發展的唯物論理論。這一切，對於以後俄國先進科學的發展具有巨大意義。關於革命民主派對於俄國自然學者世界觀的影響問題，季米良捷夫曾經在自己許多著作中加以論證，他對於自己的前輩者是倍加尊崇的。

季米良捷夫徹底的堅持並細心研究了唯物論的生物學發展學說。他深切痛恨生物學中的那些蒙昧無知的、守舊的、唯心論的人們，並且揭穿了他們的一切詭辯思想的陰謀。季米良捷夫一生獻身於生物發展之生理原因的研究，並且在生物科學上完成了卓異的發明，他確定了「綠葉的組

織協調性的作用」，在這裏找到了聯結生物與無生物界的連環。

考瓦列夫斯基首先依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創立了古生物學。考瓦列夫斯基對於摩利爾與海克爾解釋不完全正確而且具有幾分偏向的生物發生律，作了新的說明。

米契尼考夫是一位唯物論發展學說的擁護者，而且對於維護與傳播這種學說有過很多貢獻。他樹立一種思想，揭發了淘汰的創造性的作用。米契尼考夫創造了關於吞噬細胞作用與免疫性的學說。

謝琴諾夫創造了新的科學部門，即關於思維的物質的生理學的基礎。

巴甫洛夫公正地被稱爲「世界生物學家的長者」。他發展了謝琴諾夫關於思維之物質的、生理學的基礎的學說，同時完成了偉大的發明。巴甫洛夫關於生理與心理過程的聯繫與相互依屬的學說、關於頭腦大半球的作用的學說，在思維科學的下面鋪置了堅固的自然科學基礎，同時更給予唯心論以毀滅性的打擊。偉大俄國學者謝琴諾夫與巴甫洛夫的學說，列入了馬列主義認識論的自然科學的基礎，而成爲其重要構成部份。

謝維爾曹夫創立了器官形狀由其所執行之機能來決定的學說。他創造了一門新的科學——進化的形態學。現代唯物論的生物學，如果沒有謝維爾曹夫關於發展過程中歷史與個人（種族發育與個體發育）的統一與相互連繫的學說，則是不可想像的。

道庫查也夫，考思特契夫，尤其是維廉姆斯，創造了關於土壤的科學，首先說明土壤構成過程乃是複雜的自然歷史過程，奠定了唯一科學原則——土壤與有機物相互連繫與相互依賴——的基礎。維廉姆斯在新土壤學的基礎上，創立了牧草肥田法的農業學說，證明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律」以及資產階級農學家與經濟學家關於「七地肥沃遞減」思想之虛妄。現在社會主義國家正以道庫查也夫、維廉姆斯、米邱林、李森科的理論為基礎，實行改造自然的斯大林計劃。

新科學，生物化學，是由院士巴赫和他的學派創立的，在這新科學的基礎上，已經能夠解釋、而且在許多場合可以複製生命起源的過程。

俄國生物學方面的偉大人物與發明，決不僅限於上述這些，蘇聯人民有權以此自驕，可是外國的世界主義者們——魏斯曼主義者們，却對此默而不提。

先進的俄國學者們，已經在生物學方面準備了新的階段；研究他們，就可獲得一種淵源，這種淵源使米邱林與李森科得以完成卓越的理論概括工作，提高達爾文主義到新的、更高的階段。

真正科學的辯證唯物論的生物學，也只有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才有其可能。米邱林、維廉姆斯、李森科創造了它，他們把成爲唯一正確科學認識方法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方法，創造性地應用在生物學法則的認識與揭發上。